



漢詁纂卷之十八

漢長陵勿知趙

岐註

宋博平宗古孫

夔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

宗九皋校

孟子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也

註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栝
栝也杞柳栝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栝栝栝
素也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捲乎

註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捲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捲乎言必殘賊也

疏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栝捲以杞柳為之也

性猶湍水也

註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註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

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

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顛顛也人以

手跳水可使過顛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

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

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

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

生之為性

註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疏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註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和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疏孟子所以言此者以犬金畜也故其性守牛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是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麤者也

食色性也

疏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 仁義皆內也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

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求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冬日則飲湯

註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註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裡性善則情從之孝經云以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

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疏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無不善欲為善者情也情之能為善者才也是性之動則為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疏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賢愚行殊尋其本旨乃能一諸者也

仁義禮智

註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于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

故有物必有則
疏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

註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平旦之氣

疏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

不善矣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柰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旦晝所為利欲以梏亡之者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梏而亡之則其違異禽獸之行不遠矣是豈人之情哉言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註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

今夫奕之為數

疏案傳記有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有過而吹笙者止而聽之則奕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筭也有鴻鵠過穹弧擬之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歟

熊掌

註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

註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 善何不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註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免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註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之者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

疏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

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利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此之謂不知類也

疏秦楚秦楚相去遠為己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己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復之邪此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於己取之而已矣

註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疏所謂顧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己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在乎中又為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

疏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

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

耳目之官

疏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已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而喪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能思則得不思則失於天之所與付於我者而先立其大則心是也既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矣小者耳目是也是為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以視聽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荀子云心君也居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思之官得則小者不能奪而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註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以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疏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加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案詩以繡裳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不特見而善之又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令聞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之而遠者亦有以美之也故云廣譽

仁之勝不仁也

疏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

熄滅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如此與不為仁者較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疏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萬稗是勝是以為仁貴在其成也

羿之教人射

疏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

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規矩為法度之至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內也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

告子章句下

以禮食

疏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

是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註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寧可謂寸木高於山耶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子服堯之服

註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悌之行祭服譎詭非常之服祭言不行仁義之言祭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祭似祭而已矣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註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變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苑人尚或墮之而曾不聞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是稱曰孝之至耳怨不怨各異故知高叟譏小弁為故矣

疏磯者蓋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宋程將之楚

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

非也書曰享多儀

註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疏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

先名實者

註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疏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

國濟民則功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

三子者不同道

疏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利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

昔者王豹處於淇

註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

疏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疏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

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牽率諸侯者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擅自專推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也特牽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擄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五霸桓公為盛

疏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

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育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是其旨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大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付孫氏叔仲氏季孫氏晉有孤氏趙氏荀氏卻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

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
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
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
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譏誦之矣云取士
必得立賢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湯立賢無方是矣
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微舒是取士不得矣云
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
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
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
大夫也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

制畝遂溝洫凡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
為障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此可見矣云
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
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后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
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
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
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
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眾無易立子無
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
所以相終始而已

長君之惡其罪小

疏君有惡而為之臣長而益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
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逢迎而導君為非
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啟之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疏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
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
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慎子蓋即慎到荀卿非十二子
篇註云慎子與宋鉞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
為善用兵者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周公之封於魯

疏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
實封也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
直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
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
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

疏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
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以王制者也

禹之治水

疏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故禹以四海為溝壑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也乃云愈于大禹是吾子之過甚矣白圭言此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于禹治水之功又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孟子辟而闢之

君子不亮

註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疏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体在信其用在明

夫苟好善

疏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訖訖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

禮貌衰則去之

註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人恒過

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于心橫塞于慮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于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于聲

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矣

疏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因瘁于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則其慮患也深而後乃能有所作為憔悴枯槁之容驗于色而吟咏嘆息之氣發于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

註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致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口也故知能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

疏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

教亦多術矣

疏此章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

漢詁纂卷之十九

孟子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疏蓋仁義禮智根于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
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漢長陵邠卿趙

岐注

宋博平宗古孫

奭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太學生

蔣國珮校

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于命雖有或歿或壽但操存其心而不二而脩身以待其在天者是以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

莫非命也

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疏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

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

求則得之

疏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是得之有命者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

疏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于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于內矣有得于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

行之而不著焉

疏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顯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是則為凡眾者矣人不可以無耻

疏案禮云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善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如此則人可以無耻乎

為機變之巧者

註耻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耻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

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于廉耻之心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註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志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尊德樂義

疏盖德有所得于内義有所不為于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于内所樂在義而窮理于外是以樂天知命人知不知皆囂囂然自得矣

故士窮不失義

註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

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註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于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
遭遇也見立也治其身以立于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
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疏此章言內定常滿置置無憂可出可處故足云士脩身
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勾踐好遊未得其要
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

註必由文王之化乃能興起從善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
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興起從善不陷溺

也

疏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
豪傑自興者也

附之以韓魏之家

疏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伉有若歆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殆卓絕乎凡也

以佚道使民

疏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霸者之民

註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
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

疏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則化而無所拘執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農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于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于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

王者也

善政民畏之

註畏之不逋怠故賦役舉而財貨可聚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疏善政出于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註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

疏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淵舜之謂

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疏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沉溺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于疾疾之人也疾疾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不得于其君孽子不得于其親是疾疾也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于為道德故能顯達也以是知有德慧術知非必繫乎有疾疾者而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盖有得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擇耳

有事君人者

疏此章言為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疏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君子所性

疏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于天下且不能加蓋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滅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于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于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于色則粹然潤澤見于面盎盎然見于背而旁溢流通乎四体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

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故云四体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伯夷辟紂

疏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祥鳳來集之類者也

易其田疇

註疇一井也

疏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菽粟如水火

註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于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火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註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疏水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于此者也揚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蕪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意同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註瀾水中大波也

鷄鳴而起

疏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
小人各一趣也

所惡執一者

註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察而廢百道也

飢者甘食

疏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
心害夫將何憂者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註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耻污君不以三公榮位
易其量也

有為者辟若掘井

疏此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韜而輟無益成功也

堯舜性之也

疏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
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
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者也楊子曰假儒衣書
眼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疏此章言憂國忘家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其人凡人

志異則篡心生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疏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舜為天子

疏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全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殆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

孟子自范之齊

註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轂氣高涼不與人同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

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

儀聲如是也

疏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于衆品者也

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註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食而弗愛

疏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

形色天性也

疏此章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

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性出于天命道又出于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体性以踐其形故体性以踐目之形而得于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于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于神明凡于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道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易色則變而無常者也不可以踐之矣

齊宣王欲短喪

疏此章言禮斷三年莫可損益富貴怠厭思減不得君子

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暮之故譬以紛兄徐徐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疏有如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也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疏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天下有道

疏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以道藏則身伏也未聞干此無道之時以

道從人而饗富貴也

公都子曰勝更之在門也

疏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勝更特二孟子弗應者也

君子之于物也

疏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也君子于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于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其民先仁其民然後愛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息有序也

知者無不知也

疏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降

道為其要者也孟子言智者但當知要務為急仁者但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急于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于眾人但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食于尊者之前不能失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荀子云若挈表領屈三指而頡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縵舉而經踈提其經則衆目張與此同意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

疏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息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魏王以戒人君者也

春秋無義戰

註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乃有善惡耳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于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盡信書

疏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于人也故孟子言我于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已蓋尚書之過辭

多矣不暇具言之故但舉武成而言耳

有人曰我善為陳

疏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梓匠輪輿

註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不可得與有如心拙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

古之為關也

疏按周禮司客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歟

好名之人

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鄭公子深指龜羹之類是也

不信仁賢

疏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于是乎不足此其叙然也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疏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

得者也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註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疏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

聖人百世之師也

疏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仁也者人也

疏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

揚子云仁以人同

稽大不理于口

疏此章言正己信心不繫衆口衆口誼譁大聖所有也

賢者以其昭昭

疏此章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

註高子齊人也嘗學于孟子道未明而學于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頷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于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

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兩馬之力與

註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閔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齊饑

疏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

口之於味也

註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君子之道則以仁

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

註仁者得以恩愛施于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于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于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于天下此皆命之遭遇乃得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當自盡也凡人則歸之天命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逃墨必歸於楊

註墨翟之道兼愛無親踈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已

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辨者

註笠欄也招冒也今之與楊墨辨爭道者譬言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冒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疏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有布縷之征

註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廩養之

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

註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諸侯之寶三

註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

殃及身也

盆成括仕于齊

疏此章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

夫子之設科也

疏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

疏君子于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于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經德不回

註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
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註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攷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
矣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註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
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

疏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禾椽聖堯表也以賤
說貴惧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也

魯哲嗜羊棗

疏此章言魯參至孝思親繫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

曰如琴張魯哲牧皮者

註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
子張之為人踉蹌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
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魯哲魯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
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疏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

惡似而非者

註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
飾似有義者利口辨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雅樂
紫色似朱鄉愿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疏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于已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于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

由堯舜至於湯

註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

疏此孟子欲歸道于已故歷言其世代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註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曾擊柝聞于邾近之甚也

疏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問也

每閱焉

鶴巢言十三經注疏心實艷羨之間見于廣義中戊辰年十一月四日為畢若可賀誕會解建一言及經筵校指因借得一日摹錄焉

史儒家博而寡要余悅然自失懷先大人謂予曰有實功無實得今檢吾平日抄錄殆盈笥而愧枵腹

丙戌五月廿五日記



